尤菴集二十二

尤菴先生文集卷五十七

書

與朴和叔 甲子正月

十四日自西郊入城十五日臨行因四哥獲承下書仍悉新元備膺泰亨贊頌無已此始擬於念間撰進誌文幸得和煦而歸矣不幸弟婦死於道路仍有十起之憂兒子在隋城病亦不淺而相府諸公又不無使人不安者兼此數事當日乘夜出城纔到隋城此漢去就常不能從容只資高人之笑而已靜菴序文中證示二字當初亦自疑之蓋義理所在真不可諱也已請徐士和更稟穩語於執事矣因竊有所惑焉

原集文字上不如圃冶下不如晦退而時有不能句者豈絶不留意於修辭而惟躬行是力故其所立之卓然自然有不可及者耶今世則一切反是告語之責執事終不可辭也如何

又 乙丑七月

聞問久阻戀德徒勤非不欲一奉尺書以申情素而竊聞此漢得罪於門下諸人者不少故不敢以姓名自通於執御之間而已非敢有一毫疑阻於尊者也茲者以栗老後事金相砥台各有書札皆歸重於執事而執事所論不甚揮斥於鄙見然則門下諸賢或少假借故任執事之如此也兼且今日因栗翁而是

非蜂起已成存亡之關捩少有知識者無不疾首蹙頞相與言而執事者乃曰受罔極之恩是知尊栗翁者無如執事也垂死病中不覺起立以爲世道其庶幾乎以故不敢自外因申起居之禮而仍乞疾速了當此事也未知門下諸賢不以爲僭犯否今誅賞紛紛雖在朝廷者無不寒心皆思遠走況本在田間者尤不敢容喙而有此云云人必以爲病風喪心者矣然從前託契之深自謂不後於門下諸賢也未知執事以爲如何

又乙丑十月

八月廿三日書承拜雖晚感幸深矣況開示迷塗同

欲歸正此實仁人君子之心尤不勝其欽仰也第有甚令人駭然者愚之欲令其人悔謝於人者栗谷事也執事之欲令愚人悔謝其人者乃江都事也豈所謂郢書燕說者耶此兩事自不相關而論者或有曰彼人也既攻宋某又上及其淵源遂序文成夫文成淵源固非人人所與則其說誤矣今執事欲解絲棼而又合而一之是欲解而愈棼之也且一舉而傷人之兩尊此執事之以爲大何者此固愚之罪也然先爲此不忍爲之說欲以脅制人而使人迫而後應之者是誰也若論其先後之序則所當悔謝者孰先孰後也且彼不知節義之可貴而妄加迫蹴使人憤怒

至於作文以辱其尊莫時愚雖極力周旋獲焚其書而每哀其人之昏塞不知渠家有物議而肆言至此故略以此警之非所以傷之也且江都說話多出於滄洲金公故其人之書亦以金公之說爲出於無所歸咎據此則渠非不知出於金公而每以愚爲造言夫安而受之固是長厚之風然以朱子未盡於不疑者之意揆之以直開諭者恐或是一道也當時所見如此故有所云云矣今蒙誨責既感且悚也然執事欲愚之先爲悔謝而保彼之寬赦是真以干羽之舞而解平城之圍也人豈不笑之乎且執事以靜中天理流通見奬此亦失於太恕也愚常自點檢則所存

所行無非人欲雖靜中焉有所謂天理者哉第於汝中曾有云云者亦有所受焉昔東人恣甚之時沈青陽知國之將亡歎曰東人雖罪我甚過而不及於无罪之餘人則幸甚矣此悲痛切迫之辭也豈必天理流通而後然哉竊伏惟念　聖上克儉克勤至誠求治而自下拖出無禮不遜一句語輾轉層加以成亡國之勢自古國亡者必自人君失德而始而今日事何嘗一毫與於　主上哉而使　主上坐受其敗哉思之至此令人直欲籲天而不可得故曰者妄有哀懇於執事而因有所云於汝中矣今執事不諒而乃下足疾之藥於頭痛此豈誠心所望哉且執事專以

失友生之義爲愚之罪且道愚妄不自量度苦心極力以攻吉甫者何事也曾於執事撰狀而妄言奉質之日所以未安於吉甫者又何事也今此後人之怒正在於此而不敢言則乃援引江都事以爲困端之端聖人所謂以直報怨者恐不如是也且彼以排節義一事思有以易天下雖洪水猛獸之禍亦未有慘於此也心切憂之故遽因其先自提起而應對焉聞彼以執事狀文親示宋尚敏子慎子慎云沒去江都事爲未安彼甚銜之故乃以慘酷之說沮其立祠之議以警之當時妄意以爲同是朋友而哀痛之心常在於此故欲其自反而不甚罵斥夫朋友之義雖重而世道之憂亦深人心之不服國論之分張有不暇顧

矣且扶植節義而有害於世道恐無此理也當初所見如是故不得已而不能詘矣今執事之明誨如此愚敢不知罪然亦有知我者矣凡此所言必多胡亂不中理者伏乞哀其愚而復賜明教如何理到之言不敢不從也

又 乙丑十月

纔成前幅答書矣今又因常山便荐拜前月二十一日惠書似若以此爲可教者故前後勤懇若是矣不勝感佩之至第猶有未悉此間事者今欲略舉一二以俟財處而病不能焉且慮復惹葛藤益增紛紜不靜之端故不敢也幸而不死而有面晤之日則當傾

倒其一二矣執事以愚提起其兩尊之事爲非是此是自愚先爲提起耶抑彼先爲提起以爲脅制之端故不得已應之也愚於美村都無積怨深怒當丙子歲唱率諸生請斬虜使其義凜凜常以爲扶植世道亶在是矣不料江都之事多致人言有不忍聞之說愚則只誦朱子莖豆詩一絶曰以此譏吉甫則吉甫亦不得辭矣厥後出入師門以學道爲事而其廢科不仕之節非他人所及故樂與爲友矣及有尹鑴之事則愚以爲此人攻斥朱子則是斯文亂賊也其黨助者論以春秋之法則當先受罪矣相見則必以此爲言而終不回頭矣今鑴既伏法之後理窮勢極罔

知所措故轉向江都事以爲詬我之資其心所在人孰不知然彼雖提起其兩尊而此置而不論則好矣而乃不免言之此則以無涵養之功故也悔之何及至於權金無必死之書出則使人怒髮衝冠寧有以我之屈病人之伸哉自此以後則旋恨前言之猶不痛快也大抵當初只明乃家之事而不言栗谷權金之說則都無一事而妄致今日之紛紜愚則每以爲此天也非人力所及然因此一事國事漸不可收拾思量轉移之機則都在於彼之自訟謝過而已故略於汝中書及之而每謂人必笑其愚矣孰事乃以平正的當奠之還增悚仄至於女子之葬則曾見亡壻

之葬既出於鄉而八風所聚體魄不安矣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始欲幷遷其墓合葬於此矣尹簿不許遷葬而只許今喪之葬此故已定日子將以今二十二日掩土勢不可更改矣雖以其子言之朱子各葬父母於百里之地恐於道理無害也他日變通則只在其子之長成而已隨事指導誠感仁人之忠告也

又 丙寅二月

去冬垂死病中略答來書蓋於此時不與人酬酢久矣誠感執事之憂患世道而屑於俯教仁人之心不可以靦差而自外故敢獻微忱而或恐悖謬得罪於懿文之地茲蒙不靳終復有垂札仰感且慰無以爲

言所諭分離乖隔殆無餘地此誠時運所關何可尤人第以大小雅所歎觀之則亦不可全歸於天今日調娛之責執事終不得辭也苟或辭之而一以獨善爲心則恐非於栗谷受罔極恩之意也如何如何節要酌海之遍編始果出於鄙意而節要則付以退溪記疑酌海則時以鄙見略爲解釋誠是妄作故去歲伯吉令公在南時欲爲入梓而竭力止之矣不料大臣陳　聞至有刊行之　命不勝惶恐竊欲上章請停而只以煩褻趑趄矣昨者同甫取一二卷以去早晚當以稟知矣凍水龜山二集藏在華陽第欲謄取一件當消時月工夫未知可能寬限而不促還否

又丙寅八月

秋序已深綿惟郊居動履神相萬福瞻仰不能已此才經大病殘喘僅存央知不能久在地上也大全拾遺因書館得謄本一件奉閱其裒稡之功可謂盛矣不有聰明精力有大過人者何以及此誠不勝欽仰之至惟其中不能無合商量者既曰大全拾遺則其在大全者似當一切刪去矣雖在語類家禮年譜諸書者似亦當從刪去之類蓋當初奉稟之意本爲先生文字沉沒於外傳僻書中人或有不見者故欲附見於大全後使人人知有此文字耳如語類家禮等書今既家有之矣不必爲疊床架屋之舉以助充棟

宇汗牛馬之弊也及若別爲刊行如延平答問參同契解等書皆不須疊見於此若以此等書謂不可闕則楚辭註後語之獨見遺漏似無意思此不可不更加消詳故敢此奉告而一面並告書館諸公使之仰質幸望與之往復歸於至當如何朱先生嘗以刊書虛費爲不便此亦並當入思也此書既經　啓下則其事體便似東京稱制臨決貌樣若從刪定則自書館更當　啓稟事甚重大而道理苟如此有不可拘者矣大抵竊聞先生立心生意其作文遣辭一於明理衛道雖如陸陳辨答無非憂勤惻怛之實而絕無詵多鬪靡之意吾儕今日恐當以當日之心爲心也

未知老兄以爲如何如有未當幸乞回教也◎桃符詩所謂道違前聖統朋誤遠方來者正所以反其前詩所謂道存前聖統朋自遠方來之意也今不載前詩則無以知其來歷矣高明之去一存一者無乃有意思乎明教幸甚如此等處甚多倉卒不能歷舉以稟可歎

又 丁卯七月

愚妄無狀得罪於時不料執事能察於衆惡之中猥賜問書開諭諄悉終之以善謔下情感戢不容名言今日事不有羅成則尹事之曾在依俙間者何以悉見而皆得以徵信耶眞朱子所謂天下有自然不易

之公論者也然不有愚之妄作則焉得有此公論然則來書所謂發一大笑者或不然矣言至於此眞可發一大笑也然目前洶洶此漢已自當着而惟爲無辜有所隱憂者有在焉蓋尹之所切齒者李景華諸人是也今羅成又以爲大讐矣日者尹徒倡言于朝以爲景華等當以刑訊加之昔在　宣廟有四館停罰救栗衿儒生　宣廟杖流其四館矣今反欲加刑於尊尚栗翁之儒生何其異也此亦恐非尹家之所願聞也執事謙光雖不欲擔荷世道其在解紛扶正之責則恐不可辭矣故敢此煩聒耳其時曲折録在別紙曾兒之諭荷意深矣何感如之此亦不以尹家

待我矣可謂厚之至也餘不備悉

別紙

江都後尹謗多有所不忍聞者矣愚解之曰此多不近人情若只以朱子梅溪咏一首譏之則渠亦無辭矣其後重峰書院位版之改題也屬筆於尹則李景華之父楫重峰門人宗彦之子也素有慷慨尚義之志有言於人曰何可屬筆於此人蓋指江都事也愚聞之詔而語之曰彼誠如人言然世皆以士子異於官人爲解何必深持李艴然而怒曰若然則從趙先生死者太半是儒生然則彼皆非耶愚謝而徐言曰君須忘怒而聽我也夫世人之言不過以爲士子之

不死視官人有間云豈以爲全是也昔童汪踦死於魯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不亦可乎又朱子於衛士僧人之死虜者表章猶恐其不及然則從先生儒士誰敢曰不可哉幸少安無躁也渠便釋然而去今其子有所來歷故其通文措語若是其過當然不害爲栗翁左袒者矣堯舜之世尚有直而不溫者故舜特以命夔況此末世乎夫朝議之欲加刑訊於景華者固不足言至於與朝議異趣者亦靡於威風皆咎景華以助朝議豈不寒心哉朝議若行則愚恐後世必有爲景華寃之者矣執事如以愚言爲然幸以一言開諭於持論處如何

又丁卯十一月

伏蒙不鄙有此撫存仍示以商量義理之意榮感之餘還增愧悚第從前妄意所恃以爲世道計者惟執事而已今書意所左右乃有不然者不惟不爲所恃乃反爲彼所恃令人惶恐慨歎不知所以爲計也自此不敢復有前日意思只誦朱先生所引我日斯邁爾月斯征之詩而已噫其戚矣且李汝九昨日來訪爲誦所聞於執事者以爲今日議論不可不糢糊此尤使人驚愕駭異者曾論云聽其言也厲朱子嘗舉此以警門人朱子又歎國初務爲質實明白之文而今則例爲媕婀糢糊之態目今朱子不足法之說盛

行於世自餘人言之則如此誠不足恠而不料執事之亦然也此蓋發源於驪而有所授受然一傳再傳而其衣鉢不沒則誠是天運也奈何伏願執事回頭轉身毋使淫辭邪說至於塞路滔天不勝幸甚荷相與之深傾倒至此還增隕越也

又

今日仇謗溢世豈不以不自量力而妄以距詖行息邪說自引耶此則不能不歸咎於執事也何也此執事之責而執事明於利害禍福之幾依違觀望不肯自任而使此愚妄者代受此事此豈仁者大公之心乎執事不但不任此責或乃反助彼勢一時榮名則

可喜而奈後世公議何夫今日邪說不勝其多而其大者則或人乃以其忘義失身之父擬之於栗翁大賢而又論其得失又必曰眞有使人不敢分疎此不可謂邪說也耶兢享曾不曰吾於栗翁受罔極之恩乎金盛大等不勝駭痛以攻彼之不韙其言未必一一當理然其爲尊栗翁則審矣許多四館齊起而攻之使不容於世此不可不謂之詖行也彼大尹之臨難不死不過蒼黃間履錯然之致刺者刺之恕者恕之盖自有公議而今必曰十分道理然則孔子所謂成仁孟子所謂取義皆是非理假說之辭耶丙丁以後天地翻覆人類歸於夷狄禽獸矣惟可以有辭於

天下後世者惟若干人之死爾賊積嘗於　楊前恣言三學士之非義賊臣害正悖倫之言自應如是益有光於三學士矣不惟今日以尹之不死而欲掩其可耻之狀顧乃祖述積言以疵死義之人而不復忌憚昔夏貴家童洪福死於虜胡元脫脫猶知貴之而表章之矣今人乃反不如夷虜何也一尹之鄙夷何等小事而乃敢以此而乃欲淪三綱斁九法也愚於尹之江都之事始嘗恕之者以其嘗上疏嚇走虜使使我義聲聞於天下其功大矣又於亂後獨有羞惡之心自廢其身而不諱其實又從事於儒賢則可謂自新而善補過矣是故師門容之諸友與之矣及其

以其不死爲十分道理又其所嘗稱死罪云者非謂江都事云爾則前日所嘗稱許者皆歸虛套矣至於宣卜之名出於公文書則其畏死貪生蕩然於廉耻之性者已狼藉矣此後則不惟其平日顧藉者爲可耻而其攻之者亦可羞矣今爲此人而淩滅日月爭光之諸賢可乎愚則以爲此爲邪說之甚者其不爲害及於生民禍流於後世者耶執事不此之憂乃反爲彼左袒彼說益勝而其害益甚矣將置　宗社生民於何地耶今世因此輾轉侮誚孔聖之事竟發於高門若使執事從初秉法義以距詖邪則世道寧至於此也執事亦嘗悔之否乎今聞中外沸騰欲罪我

以侵侮牛翁愚未嘗有此心何敢有此言但日者同
甫書以牛翁之孫亦與羅疏爲訴愚以爲此事非一
朝一夕之故因略舉坡門疑怒師門之故而舉兩說
其一先師少時於牛栗兩先生不無差殊觀之事也
其一壬辰後牛翁主和事也夫所謂差殊觀者非所
以少牛翁也先師於栗翁心悅誠服一如七十子之
於孔子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然孟
子不以此責宰我而反以爲不可而亦未聞堯舜之
聖以此而少貶也朱子謂橫渠於程子猶伊尹之於
孔子其高低懸矣而又曰橫渠學問精切於二程此
則橫渠反優於程子矣夫先儒之尚論聖賢或以資

品或以學問或以造詣或以氣象何嘗有一定不可易之題品哉今以此疑怒我師門而至舉姓名以罵之則可謂惑之甚也至於壬辰後事則先師嘗與門人講衛轍經權事而曰變不可易處權不可輕議牛溪當壬辰　陵變後以局外之人遽主和議以受宣祖大王無限罪責若是栗谷則必無此事矣是蓋汎論權變之道而略及牛溪之事正如朱子論義理極處而曰文王高於武王泰伯又高於文王也此豈侵斥牛溪之意也當時如黃秋浦以其門人而亦疑之是豈有他腸哉又尹安性詩正所以刺其事而今太學士録其詩於箕雅如此等事如欲一一怒之將

不勝其怒矣且先師晚年於牛溪所以推尊稱美者不一而足觀於新刊遺稿可見矣彼輩不知前後曲折而紛紛如此至於詆斥先師非可怒而實可哀也大抵邪說異行何代無之而未若今日之甚者也朱子嘗曰雖未知道而有能爲距楊墨之說者不必士師而得誅亂臣賊子韓愈亦曰若使聖人之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矣至於朱子則又以爲一大事而攻之不遺餘力矣其言曰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

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源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豈不原其情而爲是刻核之論哉尹之尊尚賊鑊與楊墨之學爲仁義者其立心何如哉執事嘗謂尹未嘗有以鑊道易天下之意在楊墨學仁義則何嘗有易天下之意而其流至於塞路今尹雖無以鑊道易天下之意而其流已至於滔天如取義成仁者之爲無義三學士之要名侮謂孔子之說爲題於太聖殿下而多士無一人不製者若此之類不勝其多此豈非已易天下者乎

又 戊辰八月

進思盡忠不遇而去却來臥衡茅無媿自日休昔賢
眞爲今日準備也嫫母效嚬被人沮却徒抱慶遼之
恥耳又自料不如是之甚而衆惡皆歸茲聞坡嶺論
罪疏相應將發此漢雖云病風嘗從師友粗聞一二
訓辭何敢誣侮純簡二先生哉彼兩疏果上則亦將
具文字待罪因陳曲折則竊意彼亦釋然矣嶺斥將
與執事同科老年光華爲不淺耳

又 戊辰十一月

私門不幸幼孫夭逝悲念酸苦不自勝堪伏蒙尊慈
俯賜慰問尤不勝悲咽之至渠清明仁孝又能識趣

向知好惡故却有可望矣今忽棄我而逝蔽愛昧理哭泣逾節因致疾病危篤悲不幾時者還可以自慰耳昔梅宛陵內氏知文字之可貴則宛陵請銘於歐公其辭甚悲今渠亦甚喜書至於病甚而猶不釋卷此不但知貴而已願得執事數句挽語以慰新魂幸乞執事哀而聽之也別紙惟執事可以此言聞故略布所懷幸垂然否之教以豁迷惑之胸如何○別紙既成或謂如此則無益於事而徒益紛紛故姑待後日蓋聞執事言論一反於朱子以助邪說故不勝憂嘆欲貢愚衷之萬一冀蒙財察耳

又 即前書別紙

世道至此不知將稅於何地也妄意合謀並力以救其一分半分者惟執事而已故相與企望者不翅渴者之思水矣然而竊聞於道路之言則其可疑者十常八九而自意前日相信之或失而又莫知其所以然也昨者李汝九來傳所聞於執事者以爲今日議論寧爲糢糊聞來竊不勝愕然而駭盡然而歎也此蓋執事於朱子信不及而信尹太過之故也夫渾然無圭角豈朱子之所不欲亦非所不能也只以世衰道微詖淫邪遁並起交馳以至於滔天而塞路故其談言論說不得不明白痛切以牖世之昏弊陷溺者雖以此爲僞學爲逆黨幾不免而亦不悔故嘗論苟

淑之道甚盛而至其衰或之附賊則又溯其源而論之曰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眞以爲是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爲人所惡終窮以死誠甘樂之不自以爲悔也噫今日執事所謂糢糊何其與朱子所謂蓋覆者符合耶此其執事受病之源也始知執事可疑之所以然者在此而不在他也朱子又嘗曰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心則務爲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糊齟齬卷睢盱側媚之態近年一種議論專以醞籍襲莊圓熟軟美爲

尚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有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今日風俗正亦如此而執事又以此增其不美之習何也第觀高意則今日論議乖爭邪正未定故以爲迷亂眩錯之態以尋便宜安穩之路其自爲身謀則可謂得矣而使爽彧接迹於世則竊恐執事不能辭其咎也夫爽彧接迹於世則時事當如何也當今魚爛河決莫可收拾已如鑵積時此孰使之然哉朱子於孟子好辯章引尹氏說曰學者於是非之源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非精義識微之至安得而知此哉然世無孟子孰能知此是彼非哉今日愚之所是所非亦不能自

信其爲眞是非今請擧其一二逐條以質於高明惟
高明明以見教也理到之言不敢不服膺也今日乖
爭之源始於甲寅盖尹黨之在坡山者乘黑水之攻
我而起以爲挾擊之擧其文書尚在若非大尹之宗
主黑水則何以至此其源一發派流漸大至於今日
羅成之疏而極矣然羅成之疏反謂黑水爲兇悖此
正孟子所謂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者也執事以爲
如何

拯輩和應異類以爲取勝之奇謀如栗谷則牛溪謂
之山河間氣三代上人物非渾之友乃渾之師云而
拯也乃敢侵斥以得公正之名於彼輩於栗谷尚然

則其他又何難焉朱先生以賣故友結新交猶爲不可況賣大賢以結非類乎雖可謂奇謀而其用意則不好矣呂東萊嘗言好謀者敗於謀愚見拯之必敗不翅如觀火而其遲速則有不可知矣

庚申更化之初　聖主欲正黑黨之侵犯　聖母者此　聖孝不可已之大端而貴宗力爭而止以招挺緯士禍之惡口蓋老峰自謫所承　召還朝也道遇挺緯則大言以爲今番若非朴泰尚氏則士禍幾作云（今日老峯尚在問之則可知矣）且道當時獄事以忠義而治兇逆乎以小人而陷君子乎何以爲士禍乎自此士禍之說公誦於世爲一公案金哀鎭龜不勝憂歎略加警

責則一隊之人羣起攻之遂有金朴戰之說未知執事之所涇渭何居願聞之

又

丁卯十月執事下書而言大尹事曰要其大體述牛溪之訓而依愼齋之門者無他推尊傳授之事難以平日誤爲愛惜救護於彼人直斷以如此也所謂彼人指驪鑌也所謂如此指推尊傳授也第惟朱子則嘗曰孟子苦死要與楊墨辨與他有甚怨惡所以闢之如不共戴天之讐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如逐賊有人見了自不與捉這便喚做是賊之黨賊是人情之所當惡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

人若說道賊也可捉也可恕這只喚做賊邊人今和叔既曰愛惜救護云則是不但曰也可恕而已是賊黨之甚者也既曰也可捉則要是主邊人而只以也可恕片辭便爲賊邊人則其愛惜救護者不但爲賊邊人而直是賊人也今若以朱子此說爲過當而不是則已不然而以此說斷定則未知尹是何如人也此實今日定是非緊處願聞高明財斷之何如此亦窮理之一端故竊願依門墻折衷之論以祛昏蔽之私也○尹之罪可與鑵並按而不當在末減之科也

答李養而之濂　乙巳十二月

杜門空山飾巾待盡不料故人遠札忽然入手披玩

再三不覺沉痾之去體也第栗翁庚辰之諭無任悅然失圖也世間有一種不知者雖或以此見責無足恠也今養而常謂見知之深矣乃復有此云云信乎知己之難也東坡生存而人謂物故坡公自謂平生所得虛名皆此類今愚之所得於養而則殆甚於此矣呵呵今日所望倘或無死數年則只欲溫理舊學以圖一斑之見不至全無知識則庶不爲虛生天地間矣只是傍無强輔兀然孤居心力目視日覺短昏思欲一近吾友以資於麗澤之末其可得乎承與和叔相從講論尤不勝引領而馳義也且聞舊疾已除此殆天佑誠心將遂其卒業之願以幸斯文何喜如

之未有承誨之日只祝加護以慰瞻仰之私

又 丙午十月

季秋日獲奉八月廿四日惠書滿紙教諭極令人悚然以爲必是養而夢見周孔程朱欲陳所懷而因爲我說夢中夢也及見尹子仁所示與和叔答問書始訝養而覺來猶作此見解也義理隨人不同聖人自有聖人用常人自有常人用若不知人品而泛以聖人事責之常人則是無異絕恐誤童子以烏獲之任而曰汝何爲不勝也耳此漢何足言哉只抱書入山作一蠹魚如此而死自是本分只無聞如未曾生爲媿耳仄聞李星州作故不勝悼怛今世此人豈易得哉

貴胤當代主其喪而下史亦必營紀其後事其於猶
慮之間想必特加審愼也

又

頃承問書其時此漢已病呻吟痛楚之中未暇修敬
以謝衷曲然時一念之未嘗不耿耿也昨者褫中獲
得荐承其爲慰荷益無所說卽日秋序向盡伏惟學
履起居何如某一病三秋生意已盡雖有良醫妙劑
難望奏效只歎壯時不能力學奄至此境古人所謂
悲歎窮廬者實今日眞境也前書去就之諭有以見
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然責之於無所肖似之身
則恐爲識者之所笑也況今鬼事已追萬念灰矣其

可念及於他哉昨書所論周政十二吕氏四法之類正今日救民之要法然誰不以爲迂濶而取以行之哉執事既已推明於方册矣胡不一入文字使 聖上知如此而可以活民不如此不可以爲國耶監門言策君子取之願執事留意也執事曾於世路不欲濡迹矣今不免爲禄而仕此實古人之一道而前書有所云云實未知高意之所在也比見驪江服制說似出於金水部長庶說後嶺疏之前矣其中極有可怕說話眞所謂不思盖愆而惟欲濟惡者實可哀耳聞執事與和叔當初各有論辨說話可使得見乎否深企深企所欲言者甚多而臥倩只此

又 別紙 戊申

金水部前日之書雖甚乖妄然彼以故舊之義而責我則與某之密謀於其類而終肆於獻議者大不同矣日者爲吊人往其鄰仍欲恐衍吊其喪而質問其說則渠先自引伏更無可問者矣愚但日有所懷而質於知舊何傷也大抵前日議禮之人實非一緊如江海兩尹分明以陷人爲心許則其初只出於議禮故愚以爲雖是首事之人而其心則無他也及至於國本未定之疏出而爲領相所斥則渠之狼狽更無餘地矣其他如洪學士趙參判則皆不免於黨論也然如洪之清名直節趙之恬靖儉約自是難得而至如

權右尹則其自處與人之處之也又不翅尋常矣當時救尹之疏誠有不成義理不成說話者而其心則只有所激發而不能商量財度也春兄知其然故果有所云云而不得行此則和平之論每屈於峻激之說而然也然峻激之說亦豈能一向峻激哉此則非所憂也而惟是一番之人自處以局外雖處於清要而全不致誠於國事甚者只營其私又其甚者則又沮敗戲魔是事楚固失矣而齊則抑又甚焉竊意一番人中亦豈無心公識明之士流致意於國事者亦必脅迫於儕流而不能自異也如此則竊恐終無協同通融之日而國勢終至於不可爲矣所諭忠州

之李何嘗無　召旨之時乎只前日一事有不避嫌疑之迹而爲士流過疑其心遂自引去此則無可奈何至如尹汝堅洪子晦李幼能則未論其他而其急流勇退之節豈非今日之所罕乎以故　徵召絡繹而堅臥不起然其不起之有補於世道恐非起來者之所可比也其下段所示如李金鄭裵曾或有聞見所及而不能詳知者然舉爾所知則爾所不知人其捨諸者眞可服膺也某兄何待於合堂同席而後有所獻爲哉　揚前說話果如來示然朱子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眞有志者不在於鳴劍抵掌者眞今日之所當體念者也然朱子之所汲汲者必在於格君

心而正朝廷此則惟大人者能之豈不難哉如我者學淺才劣無所肖似只平生喜讀朱子書以爲一句一字無非可行於今者故入而陳於　黈纊出而見於章疏無一不出於此　聖上若以此不爲迂濶而信從則雖使賤臣枯死　輦下亦所甘心故遲留睠顧既去而還來矣若或因循委靡無復　聽用之實則當緘口袖手浩然而歸矣豈可曲學阿世徒誤恩遇哉

又丁巳正月

海上殘喘尚此未絕誰謂故人一書褫到於千里外哉新年喜事只此爲第一仍審閑居味道日有新功

向風馳溯不勝欽仰也惟漁釋恩宥等語太不着題此漢素分只死葬蠻土而已此外實無餘念也前書所誦朱夫子兩語只泛言今日事勢而已不主於一人而發者且其所謂求全者豈止於在朝者循嘿一事而已凡於動靜酬酢之間亦可見此意與盡言者相對各自出來耳愚雖心中愚暗何至以排闥叫閽望於吾友哉此則千萬不然也平生知己無不詈笑云者以吾友詳審縝密寧有是哉至於與人講論亦有兩段讀書之際有所疑晦不免從人辨質以祛疑惑者此爲己之學也至於持不逮之見喜立新說以自爭競者此爲人之心也毫釐之間便有公私此不

可不察也若其踵門請益觀感薰陶之諭是何執禮太謙令人惃汗耶此非平生所望於吾友者也從此截去虛文惟以尊酒簋貳相與則不省者或有所觀感而趨於平實矣所稱朱夫子之道學眞所謂合之盡其大而析之極其細也此非用力之深着眼之久何以如此如愚者雖欲窺取外面影響尚未得其彷彿矣瞻仰懿文之地恨不得執策而求教也末端規誨之語實出愛人之誠心銘佩不容喻朱夫子此意不但見於劉韜仲一書而已顧屢言而不一言也以故愚於此事一切據此而謝却而惟於舊嘗唯諾之處因其初約申懇而有所踐言者然其中亦不無所

擇而新來見託如老峰殤表則亦據朱夫子銘陳康夫例而應副焉此則絕無而僅有也如此而猶聞漣人喙咻罵喝此足令人渾身皆青故自後雖如和叔之所懇亦已懇辭之矣天時向暖伏乞燕申益佳以慰瞻仰之誠所欲言者不止於此而聞此人將隔一年而又歷過多少州郡故不能十一都在嘿會而已

又 辛酉正月

來書縷縷指高而意切可見仁人之心不能忘世也如此然此宜南軒以上人之所辭讓施之於袁朽庸拙朝夕就木之人則真所謂加珍髦於越人者也此漢以罪戾萬死之餘偶蒙 聖上寬宥收召德義恐意

之隆與天無極人謂有涪翁故事不可不謝故蒼皇出脚肅拜後即尋歸路矣忽遭　國哀因被留以役事又有　慈聖不世恩禮至今低佪回顧初心悶欝無聊而又有所不忍便決者方今大臣以下極一時之人望當此國家垂亡之日有汲汲遑遑之意思不無一毫相助之念而心力昏曹一箇七尺之軀尚且奈何不下況望其助人也耶若在外諸賢咸聚於朝協心合力則萬一庶幾焉而皆思養高林泉囂囂自樂雖有有力之人何能奪其志也執事誠足以動人何不一言以勉之耶然不自勉而徒勉人則人孰能信之此言雖淺亦可入思商量矣所欲言者甚多適

值冗擾掛一漏十惟望財諒也

又別紙　癸亥七月

別紙謹悉應　旨進言可見仁人不能忘世之心也其所言若非孔孟程朱則是管商功利之說豈執事而肯爲之哉至今三年尚未回啓可見　朝家事事因循之一端也曩日入　朝時倘知有此則豈不取見而入願以施行也疾病頹廢只乞休退之後因又蒼皇南下眞所謂一箇身心尚且奈何不下者何暇猥及其餘也國有危亂之憂非王道莫可救之誠是格言至論雖聖人復起豈可以易此哉然欲使朝夕填壑之人上達　聰明則左矣此豈非執事早晚之

責哉以意見異同爲之向背此誠末俗猜嫌之習韓富諸公未嘗苟同而亦未嘗失色惜乎今日則無此風也

又丁卯十一月

夏間臨賁其在賤分榮幸甚矣足爲山中一故事也承拜褫中書知有嶺東行而楓嶽之示是晦翁先生浙東時欲見石橋龍湫之意也此心飄然已在萬二千峰之間也靜菴集序當改處據實不必改而來示亦周詳矣昨見徐宗孝進士已語之故而俾傳來意於徐監察哀侍矣早晚歸來欲奉對溪邊松下細說楓嶽叢石諸勝而此實朝暮人寧有是日此晦翁所

以寫隱侯詩於靈芝之也歲序已暮只祝倍加珍衛以
副遠誠

尤菴先生文集卷五十七

尤菴先生文集卷五十八

書

與宋道源 奎濂 丁酉六月

道餘得免少愈之加否戀思不能已此中病苦日倍只得死而已尚何言哉所冀凡百勉勵以酬 國恩以光先德耳且看前言往行不徒尚詞華以立基本則異時自當條暢耳鄙疏如何出塲日夕懍懍也不乙

又 壬寅至月

客懷回想日復一日曾見政目知有 召命雖不相詢固已念之矣義理精微有所難知然因昔日事低

徊退步固常情之所同也曾見潭陽則自處殊好君因　召上去固辭遽免仍得一麾以去似宜未知彼中論議如何盖君榮養一日爲急而退坐則志願難遂雖以分義言之　聖心不必以彼言爲是赴闕陳情不憚縷縷然後請於諸公則志願必可遂矣大抵去就只在自家商量之如何他人之知決不如自家之自知矣然切勿爲新奇超絕之說所誤則庶矣○潭陽相見甚從容每及徐事必笑曰彼說當矣可謂任真推分矣

又己酉四月

近況如何戀溯戀溯此不免冒入文字以自劾春兄

以爲駭嘆人各有見矣如度支兄弟則以爲不可不如此矣左右去就已如何此中欲有所考本朝名臣録中圭菴祖父付卷付送此便如何又聞左右爲閔使製此祖祭文亦望投示也

又 己酉五月

日者山中祗奉手札並代述文字慰寫無已此昨纔來歸憊劣難支亦以諸友凶音四至此尤老境之所不堪者奈何奈何前書所規謹悉其疏之將上親舊亦有更諫者愚雖至昏豈不知有今日之紛紛乎只以其人所作爲太甚醜差而時人妄相尊崇以致世道日至汙下故不得不因事指斥以扶一線之脈而

竊自附於朱子記孫覿事之義矣蓋當時雖迫於不得已然豈無斟酌稱停之道乎而乃極意媚悅有若宿構者少無忍痛舍寃不欲言而强言之意苟有一豪人性胡忍爲此此谿谷所以曰吾若不作則尤使無辭於萬世者也然谿亦不爲無罪故曾稟於清陰削黜牛溪碑文而於此人則未能焉心常蘊結矣今因此事而乃發明之任世道者或不以爲無所助也然其人自是鄉原也上諂下諛無人不悅故蔚有時望雖爲謬戾之說而人則信服不可攻破雖釋迦之害尚不至如此之甚也今日見愚之疏其尊崇悅服者怒罵忿斥固不足恠而舉一世無不呶呶如視私

警至於同春亦曰不勝駭歎其他又何說焉蓋其人以鄉原之心挾虜人之勢以爲一生行身之道若微庚寅春一事則狗不食其餘然其時之不死亦焉知不爲大宗城鹵獲婦之餉耶大抵退之所謂莫之救以死者正今日之謂也然亦無所悔焉耳

又 庚戌七月

茂便來傳惠書知日前亦有問札益荷益荷此病日益甚辟穀幾於赤松矣貴兒欲令看班馬無乃太早計耶小學已讀否此二史選於一統者皆可讀然先其小者令其文理漸通然後可及長篇矣然伯夷傳則甚難看須以典重謹嚴者爲先可也馬之老韓游

刺胥屈范蔡自序最可先貨殖雖不可已然亦可段段教之若直下於一番則望洋而不知其味矣如秦始漢高紀亦然也所讀兒力量如不及則莫如姑以古史品節中所載者教之則見功必倍矣班史亦先其少者而後可及羽傳等也然而何不於小學之後即教論孟耶爲士者不可不以義理爲主而況晦菴說雖以文章言之讀論孟後歷覽諸作未有如論孟者此說最可深思也

又癸丑

自當日奉省以來日夕憂念今因孫兒來聞已向差喜幸不可言吾歸即大病始謂必死而略支持非始

望也同春之亡欵忽歲改慟愴益新想同此懷也曰者重卿有問而病裏草草答去今日復送小紙須與重卿商量如何盖吾意則亦不能無懲於美村門人也

別紙

牛溪答吳希舜書曰先先生天才之高邁造道之超詣卓絶之識規模之正非近世學者所可窺測其藩籬雖處配享之列謂配於朱子祠靜退之後也有何不可第表昌推明必得其人而後可以建諸天地而不悖今與門生朋友汲汲行之在我力量恐不足以任其事也

夫以牛溪道德學問猶且如此況在餘人耶以
故贍於重卿書只舉此以報矣

又 甲寅十二月

日俟 嚴命果以十四日白簡已發略有沈諫之觝
牾然想今已並被糜爛矣此時遠奉問札慰荷不能
已東坡吐舌今日無東坡寧有是事耶聞中州消息
甚令人增氣而一番人不爲真所當爲而惟此幺麼
老漢如恐不克可謂誤用其心矣彼輩所擬議未知
將至於何等而若止於流放則東西南北何處無一
枝耶伊川得涪州氣力得成易傳則今日事亦不無
所益而只精力已耗竊恐徒喫北地風霜耳曾於方

伯便有書見否羽介酒燭珍荷〇似聞治聲少減是何故無倦二字少助弦韋爾

又 乙卯七月

前後書殊荷殊荷今事以章子厚所爲觀之則尚有東西遠惡地又當有珠貝錯落者矣而彼又引筆行墨成却十數字則無不如其所欲矣然是亦天也秀弟前月廿四略歸三山其行有小牘早晚當徹矣〇道源閑中讀得何書須將碁局權行倚閣至佳至佳且聞邯鄲疏有互鄉語其所指似不在他須撿率宗族歛之於禮義無使彼幸其言之不誣至祝至祝任實恩津二事一切打疊則思過半矣

又 乙卯七月

復書慰瀉第承嘗藥未已凉生想自有喜矣金郎事不如是無以見愛於狗而得美官此何足恠乎別紙亦以小牘報去如有未當還教爲當千里替面留以爲眼青之資何爲其瞥還耶大學病莫有所恐懼矣且聞狗之譏察徧滿而亦有見得之時故此中尺牘亦甚深藏矣

別紙

別紙備悉耘諭甚幸甚幸第與鄙意大相逕庭此則當初鄙書不能詳悉之致也愚意以爲道源之於春兄豈是泛然遊從之比也粤自髫年出入門墻嘗見

春兄信愛之意則眞是子視之義也日者始聞諫職之除謂當於辭疏之末略粘一辭曰臣於某不但泛然師承之比而已實有父子相視之義日者追削之論發於臺啓雖蒙 聖慈未卽允從而其論益肆醜誣之說充滿朝廷臣實罪人之門生法固當坐雖以臣私義言之方當此論鴟張之日涉迹於其間實有所不敢安者云云如此則辭直理順亦無激發駭機之慮而吾義則明矣其於旣骨之人有何加禍之憂不過康惟善追訟之歸而已而朝廷處置亦不過小則遞差大則罷職而已亦無貽憂庭闈之患矣顧乃無一字半辭有及於此者故於心不能無疑而有前

書之稟矣至於如某者本不以師道自處而日者京外章甫猥上訟師之章已不能安而至於閔台之疏則又有萬萬不敢當者私心愧赧尚切于中禍福利害姑未暇論也道源視某曾是責人以不訟己寃者耶當時遺書之時若略言愚意如右所說則道源必無不相悉者而辭不別白以致如此愧恨愧恨至於忠州之答則亦恐君之見事猶有所未盡也夫所謂激者其事本緩而漸漸飜上之謂也今則不然一自狗也倡爲卑主貳宗之論而激動上下無不靡然信之夫此四字實是夷宗赤族之罪也已無餘地矣何待復激而層加乎故愚則自昔年知有今日之禍者

不啻燭照而諸人猥加冏互反以愚言爲非昨得霽書始以其人爲巨姦此則悔悟雖晚而猶可以自贖前非惜乎其不可作者九原矣狗心本來如此雖無柳疏君必保其無此禍耶愚則以爲今日事只係彼蒼以人事言之則雖善亦死不善亦死如此斷置故每聞有利害禍福之說不覺大笑也且以往事言之則衮貞旣以走肖爲王之街談與虫篆以動 內聰而終至 密旨潛下神武夜開則雖無守 闕之哭靜菴其可得活乎今日事亦然威勢之 教實本於 貳宗之讒今捨其本源而論其末流恐不免於疎濶也且以儒疏言之則只論其事之正不正而已苟其

正也則何計其利害損益哉其在己卯之時等不救靜菴之死無寧自伸己義之爲愈耳第惟今事不如己卯是懼而已且如餂之一字當時誠少稱停而妄下矣然高意既不自明於前疏則自是無故之人矣其免一番除拜乎既有除拜則人之議之者未知其皆能曲恕乎愚意如此如有未當後便回教也

又 別紙 乙卯九月

別紙尋繹屢回實有雋永之意矣第愚之欲其取舍者亦非謂情義之有別也今日諸議莫不凜凜於禍網彼既骨之人則追削之外更無以加之者故當初只欲舉某兄而已而其措語亦欲只伸吾義而已更

不欲一字及於訟寃也如此則彼雖禍心如火何所執而肆其兇耶不過以爲某黨而擅塞而已此則正符所願矣愚所隱之於心者則只如此而已在北時京外章甫來見者實絡繹其始也則曰某爲某官必有所言其後則曰某爲某官而終無所言何也至疑文谷曰此必相議之事此雖不諒情勢之說而亦不可謂謬悠之見也今日只宜引以爲過以扶士論盖引以爲過益有光於虛受之盛德而扶植士論甚有助於將頹之世道矣盖自同春之亡不量己力妄以世道爲憂矣今旣顚沛至此則不能不有望於道源耳來諭且謂狗之禍心苟無藉口之資則又何以遽

逞哉此則恐未免見事之疎也狗之昔年所倡單主之說卽今日貶薄之案其貳宗之說卽今日亂統之律雖凶濁之疏極其陰慘而終未出狗說之意也今雖激而又激必無能以有加矣以己卯言之則爲王之讒旣入於　天聰則雖無儒訟而靜菴無死乎乙巳之禍擇賢之說已徹於　簾中則雖無壁書而圭菴得免乎所謂激者如趙子直之微抑侂胄而遂至於謀危宗社之禍也今日則自當初已極更無所加之地矣雖幸而不死只是天之所爲而已愚故每謂今日激之而無所加不激而無所減也且狗曾爲撤籬之請矣愚則以爲只是賊衮略跡辭遜之跡之謀

也其後京人來言狗與其徒約束渠自爲請而其徒駁止因爲加律之論云云權相知其謀故亟塞撤籬之請云其用意之巧密如此寧有一毫幸免之理乎故今之爲利害緩急之說者只見其可笑而已且靜菴之禍發於己卯十一月十五日而後命至於十二月二十日來諭所謂辛巳者恐攷之未詳也

又乙卯十月

前日往復只以所懷相講而已多不爲牘略非爲諱也當慶元之世朱夫子每以知舊立脚不住爲歎今日朋儕頓忘平日之言者救援得出則此爲世道之光益大矣前書所云蓋不出此豈欲大言作氣以犯

外患也此外則閉戶觀書以自浸灌至於家計則只可餬口而止矣亦不須大費心力也古人有言衆雛落地皆自食凡爲子孫長久計者亦且漫矣騷屑至此薄兵之計不可不預籌而亦不可不宥密以取造言恐動之罪也○別紙深荷爲謀之忠也此事無多說話此是賊路初頭半帆之風奄至籬邊如此而猶置之於此則是　朝廷將以是殺之也　朝家之命其可違乎且此亦天也天又可逃耶

又乙卯十二月

書帶韻語前後來到此何異合席談話彼此傾倒耶第聞蜮射之禍遍及九原痛泣之餘行自病也曾見

西平挽鰲城有一句云湘浦荏蘭秋寂歷　穆陵松栢夜蕭森今日閑吟尤覺其先獲也來詩儘好卽欲和送而自念曾無涵養工夫發之於口必多觸諱於自己中和亦有所乖故姑待日後耳歲序將換侍奉增慶

又丙辰四月

積戀中得見入謫書備悉多少示諭雖合席更僕何以加此況韻語諸篇片片珠玉遽入於罪累人眼中則太不着題矣賤疾未覺驟進而惟氣血日耗每思頹臥臥則難起豈大限將至而然耶樂天知命固非常人所可望而知足則可謂云爾雖百馥並進只戴

吾頭以俟而已所需大字適臂痛甚苦不能把筆當俟後日耳其八字此見書不多未知出於何書然甚是好語恨不得使今世人人而見之也來什竊瞷專似用力於此者豈若移此工夫以讀程朱書哉得見延之兄弟書其用心眞有在矣彼得志者方以攻斥朱子爲事至於　中殿服制不用朱子說以亂典禮其禍可謂滔天而此一邊諸人篤信正學不衰此豈天意也哉可尚可尚

又　丙辰六月

前月十二日書讀來欣寫知讀二程書甚善但此書時有聱牙難讀處且其門人所記遺書累十編時有

違失先生本旨者故朱夫子擇其精要者入於近思
録鄙意以爲不若先讀近思知義理意趣然後可及
全書也且今所看是何等本若是趙汸之爲大提時
校館所印者則舛誤極多因得舊本數件校之雖有
多少之殊而俱未爲善本矣以此欲得華板一一校
正而不可得幸爲廣求見示也某人擬上疏曾未之
見然徒張虚聲以益彼輩之疑怒未知於事理如何
耳桂韻如已俯和幸投下也

又 丙辰七月

前後書帶瓊詞一並照眼孰謂衆鬼欺陵中有此出
常好事耶二程書草草涉獵有何意味不如且看選

在近思録者既精粹而兼有註脚可易解省費心力也桂韻甚佳但二物各作一句似太費辭恐不如胤哥之合一此亦跨竈之一驗耶好笑此斷置一死已久久益安固彼之許多威風儘悠悠耳拙作要和

又別紙 論同春院亨

時勢止此義如何

眞所謂有義意合人心者也不勝欽歎也

處所止何地爲宜耶

挹灝以地言之則是私家以事言之則又似任便不如飛來是儒宮而又平日所愛又水石淨潔名實俱善恐不可易也

或云略建止何者爲得
不建屋子不設位牌則何以寓其瞻敬之地他日移
于本院云云未知其可禮曰有其舉之無敢毀之又
謹按建安縣朱子祠記有云先生改卜建陽之考亭
居之歿後季子在佐其嫡兄塾之子鑑相宅城闉從
士大夫作祠以奉先生遺像建安祠實自茲始嘉熙
中建守王埜別創建安書院亦爲祠其中以祀先生
元至正間兩祠俱存據此則飛來擬則建安之考亭
祠也異日奉安崇賢則又擬於建安之書院祠此不
害爲兩存也只在厚其士風敦其俗尚俾勿墜墮而
已且屋小則位牌亦不須體高若準遯巖之制則實

相稱矣如此商量未知如何

既以春秋行祀止季月上丁

季月上丁似便

此事既可行止設行爲宜耶

所謂此事指建屋立牌事耶指設幄紙榜事耶如上所言則來歲春丁僅可及焉如下所云則歲前無不可及者矣

祭需則取用止何說爲得

院享既不可以歲月期則曾前所儲積於無用或至消磨有不可知莫若盡取而付之飛來俾爲長久之

今錢可矣設令異時有院享之日豈難於事力而不

得爲耶

又丁巳二月

數月阻信歲易春闌思想之心有不可言玆奉書不翅渴者之得泉也喜懼之諭安得不然齒加意退之歎在愚爲甚然精力已不可强者須得無極翁然後庶有李初平之進步如道源之年力尚復云云何也鄙意則里中碁局諸具悉投船川則不惟道源專一於用心處於諸少亦未必無益也伯季韻語讀來愴然也享議全已而稍待似好矣此猶如是而吳順之乃有黔潭院議其意可尚而恐不能自量也

別紙

別紙備悉愚則於渠兄弟已竭盡底蘊矣比得其仲書則見謂漸入佳境云可喜可幸惟其季也恐不可收拾如洪叔範不全受院饋其意有在云未知叔範之意果出於此而果若如此則豈不已入於千仞坑塹乎今日無他善策只渠不須言其人之善惡而自守甚固而已如此則清議必漸相信蓋渠有一二事明白可尚者今何必並此掩蔽而專攻其失也況吾儕同宗以祖先均視之心揆之則豈不欲血誠扶持也朱子黨禍時雖於朋儕間猶且眷眷而救拔之矣聖賢家法固如是矣西來長書粤自乙卯之冬行言甚多而一向揮下不掛耳邊蓋以悠悠之談正如百

千蚊蚋矣此何足聽聞也以故人有來問一不相酬酢矣今則來書有戒誨之意不得不略爲破戒矣去夏得其一書便有又何難焉之心矣不欲與之相辨亦不可全然無語故平答原書之外只以別紙一笑四字報去以竣其怒之稍息矣自今思之見人之狼須不以至誠惻怛之心反覆開諭而加之以玩戲之辭此未爲善矣此無涵養本源之功而然也只自愧怍而已然此後事雖無所不至我心則依舊悠悠耳來紙有驚心痛矣之語此何必驚痛也人有說及只勿與酬酢可矣

又丁巳四月

私家不幸遭此牉合之痛此常道之至變而人情之甚悲者也遠蒙僉慰書感戢無已道源後書尤荷勤念葬地捨水原奚適矣牛車雖甚草草能致則可矣況儀物之薄自是罪人家所宜耶求助之示致意至矣第親舊一齊寒儉使人有不敢安者矣第聞山家之說將敗人意極用憂撓幸望凡百深思長慮與兒子商量俾不狼狽如何如何連板事鄙意非以爲便私之圖追念己亥　大喪何敢自用全板亦有所不忍者矣飛齋事政願求爲善美之盡以示後來也○文谷得書所論爲學益親切可喜可尚

又　丁巳九月

來書甚慰戀思此尚今無死常自恠訝也日者京裏少輩來說時輩謂高明爲公論人而處之以渠輩所處云竊謂私便則固善而以朱子所嘗慨然者揆之則未知何如也當今若至過嶺則誠爲切迫而自門黜以下則於義甚安而彼輩妄相忖度使之狼狽奈何奈何○某宗此於祖先均視之義有所未盡不可專責於彼也聞彼中則反有所責於貴泒云矣

又丁巳十一月

事至於此何嗟及矣元城東西南北水陸萬里舁其母夫人行未嘗有困苦之色元城則尚矣頃年郭櫓之謫也愚以書慰其慈親則答云其父在時惟義是

慕今日事不爲不義則渠雖死而吾無恨矣道源其以尊庭處於櫓之父毋之下耶且臨禍福便失其常操讀書何爲愚也從前責道源之只事棋局者意有在也今日除却他事只看朱子所稱東坡與佛人書一篇則庶矣然東坡氣象如此而及聞逮命皇惝失措至於兩脚無力此則其所謂鐵心石肝者非眞鐵石也今也初無彼氣象則至於被命復當如何也須從此日悉投棋局於火中而屈首讀聖賢書入其中而得其力則爲聖爲賢將無所不可況小小禍福利害之間哉千萬千萬且棋局之說從前苦言者非一而不見聽豈非所謂小不忍亂大謀者耶大抵今日

嶺海之間冠紳彌滿皆是我罪今聞道源遭此益不勝惻怛皇愧只合咋舌自撾之不暇而相愛之切不覺發此千萬諒之○范公之時所以待程子者何異於今日而章蔡輩猶不以此罪范公今乃以擬於程子爲罪案可笑頃者適遇一邊名官以此舉似則渠亦無辭矣此無迹於狗洞之名官也

又 戊午正月

書來備悉新履泰亨贊賀靡已此今日遙行練事心儀倍惡也適聞鐫也將爲柳子光告變被積挽住然豈但已也又聞引得趙守善稱名者疏請鞫問事復迫矣此輩人所爲如此而道源乃被其稱美至曰正

人君子爲道源知舊者安得不慨然然既往難追須
從此一意勉學置此身於高明正大之域使人稱之
曰君子人則是爲眞孝子矣記昔己亥之春春兄謂
我曰吾門名士却可望何羨乎彼紛紛者也言猶在
耳幸毋孤九原之心也大抵愚所望蔚然爲吾門之
所宗使少輩凝夫子於西河也顧乃爲少輩之所陵
藉此豈非自反處也幸乞深思千萬千萬疾劇臥草
不成字總希黙諒

又 戊午閏三月

綠陰滿庭孤坐樹根益思昔時情話家弟小孫闖然
入門且奉僉書殆於失喜不可名言此比添阻食之

症此若不已事可知耳別紙甚解舊惑何幸何幸第於加勉之訓十分留意世下畏偷門衰祚薄所望於賢者實不淺鮮也先銘訂還

又戊午八月

六月廿七書昨才承拜雖晚亦慰第審尚在嘗藥中奉慮無已閔台謂其言將有效者妄也渠以　四朝重臣義不得不言今日事各求道理而已利害禍福何足計哉趙復亨書見謂儕流之謗益甚云想以其言不敢盡今日事可謂難矣見讀何書近思録能得其理趣否首卷難看欲於初看時了盡則徒費心力而不濟事矣

來書久未報常慊慊也寒甚侍奉增重紫雲扁額力疾冒副如未入樣更示之如何餘紙謹寫朱子詩一句以還此蓋朱子登濂溪書堂而作者也比與大受諸公往復謀建紫雲廟庭碑第慮無任責者鎮岑果歸則可無虞矣記昔辛酉年間斯文先輩謀撑牛溪文集也其通文頭辭曰右裒聚財力刊行牛溪成先生文集以壽吾道之一脉者此乃谿谷文也在京諸老無不列名而鄉有司則愼齋先生及先親與野隱兄也其時弘贍之勢焰何如而士氣尚如此至今自獻歆艷而願與焉甚歎今時之不然也崇賢或能相

助耶

又庚申

仄聞中洞少輩自立赤幟以與人相角此從前以此自多之規模也鄉里諸人如或開眼而視啓口而說則是適陷其術中而鄉里之辱不細矣幸須以犯而不校爲心彼雖侵及同舂聽而不聞則獨掌豈能鳴乎如愚則雖以龐拳擊之亦當甘受而已自己如此旁人何必相怒也幸哀以此力言諸少輩非惟噤口亦安於心而勿動波瀾善矣千萬至祝

又辛酉

季興興叔罰名至今未解鄙意則當初以爲彼雖有

可罰之事而自吾宗主張則恐非道理況彼所犯不至於大惡則豈有永廢前程之理至於李蓋則尤有所不可曉者彼雖有不滿人意者治之至於已甚則豈是平心之論乎去夏蓋也問赴舉與否於愚愚答以似無不可者矣今聞以此而得罪尤重云愚於此尤有所不安也以今　朝家事論之則曩時不能立脚或至諂附而得官者當其時則不無唾鄙及至今日反豪陞擢而氣豪力雄反加譏揣於人季與是元兇一家之人而六七年間一不得舉論於政目間則其與諂附得官者亦不有間乎而獨被重罰將沒斯世不亦寃乎年少輩例喜峻激之論此則無可奈何

惟君老成忠厚可與商量故略發此言幸留意財處也不教迷孫今聞得官　國恩罔極而濫猥之懼則深矣

又　辛酉五月

仄聞屢辭　召命想甚不安矣即日調況如何賤疾無他只食飲頓阻若是常年例症則庶冀凉生漸甦而不然則殆矣惟是旱災此酷將若之何實欲無訛也竊有所言子愼祠議遠近響合何幸如之愚於此不能無嫌蓋渠以不似之言稱道浮實也以此於此論議赧渥而難於發言矣今既牢定則亦不宜一向緘口越視其利害也其欲建於賢院之傍者事體雖

重而有多少妨碍雖不欲明言而必能默會也以故欲就其本家近處矣今閣高議以平陽碑閣爲好云此實鄙意所在而亦以事體之重不敢輕議矣今高議如此若無異論可謂恰好十全者矣且六臣立祠自有他邑成例吾邑亦晚矣今不必別立祠宇因碑閣而置立位牌因以子愼配之於事似便幸與諸君議之如何所慮者諸議或以太狹爲難也

又 辛酉至月

垂死中遠見問書深慰深慰只做呈政院還出給六字果無益於公私何不來歸以尋陳編此猶不能則得一郡縣以救捐瘠亦一事也口呼氣短只此

又 壬戌七月

前後書久未答蓋以大政當前拘拙者不無嫌畏故也最初書有不相悉者可知相知之難遇矣去歲目見時事日非憂端不翅終南蓋念首揆是今一家親友可與相助而爲革弊救民之政且惟一瞻天顏義不可已故有前言之勉進既入而無所獻爲徒嬰好爵幾使人作爭臣論司諫書矣且見尹子敬知其素餐之不可而奉身而退者其義可尚故有後書之奉規無非出於切磋之道矣此何疑焉又念晚節之難保自古所歎久在要路喫人猜嫌而鍾鳴夜行蹲池噤臺之譏四面而至如是而曾見善出塲若乎今

須自度可以裨時事報　主恩則須鞠躬盡瘁死以爲期可也如其不然則汲汲斂退如子敬可也今日面諭背猜之輩雖盈門咽街其有相愛如我者耶且見士夫墜墮身名者多出於妻孥之言此亦不可不知也伯氏困辱不少此亦打草蛇驚之一端也此則想不待人言而知也冗甚信筆及之覽後即滅

又別紙

兒子央不可赴任矣蓋當初大臣並與文元公先生子孫而稱之則事體極不安故早晚除授後吾欲上章力辭矣今聞有　筵臣言可謂如癢得搔矣渠已呈狀未知題語如何而今雖不得將以必得爲期如

或持久則官事甚不便矣須以此通于判相使之疾速處置至可至可　筵臣執法之論可謂至當矣國事其庶幾乎

又壬戌七月

文谷便回强疾答書有多少說話不知何日登徹爾所言時有切不可駭人者幸於後便收還也昔年禁切從祀議口不囁嚅而亦有稱善者矣今不如昔年豈年老氣衰而然歟亦由世變之可觀者也玆者私事有迫切者兒子事體本不當與三山並稱則合有請辭之義況今　筵中說極正且好故不敢使渠赴任矣今見貴曹題辭則似有所不察故更呈公狀須

以終不敢出脚之意亟通於右位兩台劃卽準請俾無人從留待官事瘝曠之弊至佳至佳兒子與三山絕異決不可相準而並議也

又 甲子十月

琦第扑補並可深賀而琦是早晩事扑充可喜也未委此時眷集都安否衰宗歲闈大科已非康節蓓蕾之意而聞賢胤亦有史鰲議一時兩翰林無乃招鬼猜耶吾兒期以死免而竟不得免是亦命也日夕兢兢也病情日痼相戀益切日祝其謝歸未知何以則脫樊耶

又 別紙 乙丑至月

示季與事今猶未悉源委然欲詳其源委則煩甚矣惟是外議謂於曩時與吾家情義有異此則甚不然兒輩其時至海外每說禍機此極雖平日親厚之人莫敢相問亦戒其家人故勿通書而惟季與頻數來問亦以時議緩急一一通告此則非惟不異於前時亦非餘人之所及而今乃反有此謗不亦寃乎且渠以賊鑓一家之親若一開口則好官之來不翅拾芥而一不舉論則其樹立可知又有一事賊鑓於庚子與伯與書有曰善道之兒悖云而至乙卯乃反追尊善道至贈議政其反覆奸狀如何如何季與乃於乙卯出此鑓書於疏儒俾暴其奸狀且道此數事果與

吾家有異於前耶當庚申論罰時兒子極力挽止而碎力難效其寃尚今未湔心常不安矣今因來示略陳一二幸有以諒之夫人不干我事而橫被誣衊猶當惻然傷歎況今厚於我而因蒙不厚之誚其在我心其爲不安如何如何此亦此漢多孽之一端可嘆可嘆

又 丙寅正月

復書荷荷龍田遷厝每言其重難而瓜川之意甚決誠朱夫子所謂伯修樂之人不得以間者也今以令書幡然回顧而改圖眞所謂至誠不動者未之有者也今日見門中多人皆喜幸之矣且聞令監於葬時

許用家財云此實尋常事而末世人心薄矣聞見所及其有之乎從此門風歸厚矣謹拜謝之然此實相待之薄而亦所感者深矣每念立乎　本朝徒見折辱無補於時今得一麾而去知舊亦喜之家鄉之遠奚翅小事耶阿疇不知何時飄然相逐也且時議極紛紜每祝其止息此心非他實爲　宗國也今又忽有羅書之閧勢將翻上一層矣此實時運所關奈何奈何聞羅書以爲三欲上章而姑隱忍云無寧亟上之爲愈蓋反益遲而禍益大也然觀海難爲水自有越海招寇指日犯闕之云其餘不足爲言也然亦勿以語人也恐不喫安邊碩大好梨也好笑好笑〇楊

書雖爲今日洶洶之大端然其意無妨也羅書亦只如此而傳者過實耶然一書才出而一書又出未知波浪何時平乎可歎

別紙

孝宗大王嘗教以我國得力惟西北可恃然徐載適痛斥文教以爲恐妨武略閔台則專尚之嘗以朱子雍州之論觀之則秦雖有招八州朝同列之威而一世間亡文王用之以基八百年之業蓋武略雖兢畏不知親上死長之道則有何益哉故朱子爲郡縣爲使者必先訪忠臣孝子或祭其墓或考遺迹以警民俗載適之無識固不可說而自權金之見斥舉世是

其言而風俗大壞矣此爲政者之不可不知也

又 丙寅十月

示意備悉第觀寬恕二字似於平水微有波痕前後說及亦自覺支離而只苦紛紛之勢愈起實欲其從容處之而已有何寬恕不寬恕之事乎且今書所謂得實云者未知兩造而得之乎抑只憑訴者之言乎不爲兩造則其一向稱寃之言亦所以起而繼之以修欲之說也此二字之無理何待令言而知也餘非面難盡所懷耳

又 丙寅十一月

復書多荷春兄文集云云盖見光城諸公於老先生

文集雖有　上命心有所不安　啓請而私刋於湖南其事極順且穩故有前書之云今見示諭意思不相入矣然昨見郭鳴漢則謂於黃澗見一村婦戴板子而云是　國舅所用云無其實而徒歸怨言於彼則大不可未知任事者有所不審而然耶大抵令之存心頗有乾六之象不欲聞過雖有大段事誰肯言之以愚見言之似非任大責底規模幸加深思也春兄嘗言此道方伯視他道尤難此言極有理並望留意也榮川宗人宋希璟千里委進招見宜可

又　丙寅十一月

復書備悉只教責嚴切等語殊訝不相悉也蓋從前

有所隱憂今見事端微露竊願好爲綢繆而難於明言未免似說不說其不爲郢書燕說幾希矣大抵此等往復亦且停止苦待一番從容耳

又 丁卯正月

日者人還見復書知瑞台之病略有安意何喜如之疏紙良荷所欲言者只是近日臺啓復有某人背師云云此事漸成朝著禍根不得不引咎自罪且聞日者夜對自 上教疇以 神皇事意非偶然略論列聖必東之義耳饑荒之事雖甚切迫豈遂臣自廢者所敢言者琦劉正好疇亦有之今與之比較琦質少遜疇文不及蓋隨其氣質而然然俱不易得也

又丁卯二月

病痾垂死非虛語也書到此際殊慰此心疏本從孫康錫來寫正本即袖以去徐當取來以呈也自京下來書全不記得甚歎神思之衰落也道殣相續誠極慘怛雖在草莽食不下咽況當其責者耶後谷日昨來言將有會面之期其果然耶見時有何說話終無所言則眞負令矣然亦豈喜聞之量有遜於子路而然耶此甚自省處也令自量地望何如前程亦何如也須以遂大自期千萬祈望兒子所言未知何事若是蔑公之事則爲父者並有罪矣寢食不能安也

又丁卯八月

逐日見書何幸何幸亦不能無皇恐者趙嶷望臨遞湖梟並樹三碣於未行前一字一畫不肯放過或連日或一日再書矣其後尹監司敬教謂人以爲趙某逐日問遺吾則不能也尋常笑謂是嶷望李下整冠之致也今日亦不免復招尹說矣可發一大笑也序文復依示改送文谷疏　批果如來諭則何幸昔宋朝詔書奴詬大臣豕視庶位晦翁以爲自見此詔連三日寢食不安自此人主心益肆勢益孤與欽夫語此幾至隕涕云而久後宿蕭寺又復感此通夕不寐云亞聖忠義之心自不得不然今日之雀躍相賀者獨何心哉今行見一友人見謂始也彼此是非相眩

矣今邪正自分不可謂不幸云此亦非仁人之言君子之心則欲人之同入於善矣今事誠可嘅嘆也當尹之爲眞有之說也愍其謬錯作書於其所親使之自訟於人而竟不回頭未嘗不自笑其愚而亦歎其陷溺難悟也

又 丁卯八月

一日兩書竟如嶷望尹謗當如昔日矣可一笑惟哲慶大慰偏慈鵲巢果驗矣安得移此巢於雙清松上使子孫家家分此喜也南相書非他只次闕韻事也惟其出於初秋者而今始傳來哲也榮歸則不得不一賀而一責也父黨無文如此戲言老而不已亦一

笑債也

又 丁卯九月

山雨鳴竹端居有思忽奉來書林鳥共喜新舊使無所處分亦見恬嬉之一端亞聖所謂沓沓者無乃謂是耶聞旌棨將臨後谷未知信否重卿小科琴今爲先生以悅老親宗中以爲勝事今事則尤奇矣

又 丁卯十一月

思想往而愈勤忽奉褫中書不覺心眼俱開也蓋聞君子不同其進而同其退曾見令意於邸狀中已甚敬歎茲者愈益明知矣惟願益堅歲寒之操得爲元祐完人則世道幸甚孫兒脫出不易曾用十分心力

左右周旋矣今適有持憲之　命因此逡巡庶遂所願矣祖孫已協圖於銓長及右侍矣令亦致力千萬千萬當此急流退不可不勇令亦力圖一麾千萬幸甚

又　戊辰六月

相念之心何嘗少弛即見來書慰則慰矣憂亦多矣今者事到手頭伸縮左右不可但已曾聞閔都正有慶丈語以爲一番人論覈恐劾坡翁也渠則出而當鋒象村則引入云雖未有得失之言觀其意似若以自家爲得者然然象村亦必有意義而然爾此須精於理然後可知所擇矣然已有所處則此言皆爲芻狗矣第恨不能早退也朱子與人書曰盡言者得禍求

全者得謗此正今日事也奈何奈何

又 己巳二月

今番史官傳諭不出朝報云盖自 上欲見 孝廟手札而其餘辭意亦欲知當時謨猷故也 御札時顯廟親跪以授則今不可遽付史官而老臣病不能躬進欲使疇孫下來而此亦稍進以授之且疏辭不可煩諸耳目欲於黔潭或松崖墓菴靜處封進矣不料本官馳報惹起事端可歎可歎右計才定而賤疾斗劇竟不成行方此塞門事事不成貌樣而又聞疇孫自葬所返哭於驪江舊居其來似不易甚以爲撓此事甚異常規早晚疇去凡百指揮如何

尤菴先生文集卷五十九

書

與金季明 益炅 丁未十一月

問書禮至忻荷無任自有阿丫崔尹之事京裏聲息尤不欲相緣以此久不相聞只願親友不尋三逕則須得一麾矣永令所得非所望令監又無可得之路相念之心日切于中也未知前頭成算如何聞持令執不拔之確令人歎服此豈一人之外更不容他人者耶每誦趙元紀語靜菴說未嘗不慨然也今之世與彼又加遠矣則將來事豈止三日不食而又況主人已有言耶幸加商量以求出場之善如何如何此

疾病憂虞死期日迫方與賢姪對勘老先生遺稿而
鄉里事冗未易卒業殊以爲撓

又 庚戌十二月

變事以後獨不見令監及重叔書盖以爲其事不足
相慰也頃聞受節東出深以益遠爲歎又恨當此危
脆之日而 朝廷使之遠去 王國也昨見明兄始
知出於求得也人言之無嘉今日益甚形迹之避亦
一事也況自南宮受 旨以來則日夕憂歎不知高
門所稅之地而不佳之言已行於中外昨與草兄連
枕相與幾於涕出也今玆書至不勝傾慰輒此罄瀉
幸諒詧也此山中食盡不得已西歸日有應接之撓

所看文字廢輟多時悶悶

又癸丑三月

即玆春暮族中凡百佳安否馳溯不已同春之亡倏已四箇月矣已入厚地渠則安臥而惟生者不禁傷慟耳此曾往懷鄉隨其柩至葬地下還之後疾病轉劇朝夕待盡所謂悲不幾時者眞實語也病中嘗竊思惟今日儕流間無論京外無不入訾謗中而獨令監超然免此每竊歎仰惟祝益加修策以作一代完人則凡在朋儕之列者與有榮矣適龜峰之曾孫宋世興見訪於其歸略此拜候

與金正平 萬均 丁酉十二月

日者尚有餘慟分離之後益復悽切老先生追典竟如始望慶幸之餘亦自感涕也日前紛紜只可付之浮雲不復錯諸意間可也外城留書謹悉哀意亦知愛所親之心不覺泫然千萬只祝講禮不怠勿之有悔也此心耿耿不翅如丹想哀能諒之耳時烈胃症日痼真作辟穀人此豈久長消息此時　寵諭迫出尋常雖入文字難保亟遞此身行止復與誰講尤耐酸鼻耳

又丁酉十二月

昨夜聞下來曉俾以候仍欲奉約忽於鎮便見哀書審將卽回節日不遠何乃如此不勝缺然前書自林

未至耳即欲委叙而日氣無陽則病情尤惡故不敢生意此恨殆不可耐也必欲奉叙非直爲阻積比以妄疏 聖上固已優容而衆怒蝟起在朝者固宜而在野者益肆其怒此義欲與哀侍痛說於先墓之前一攄憤懣耳乙未八月先尊府來吊草土後仍說吾非貪戀官位 主上密託腹心將有作爲故不決去哀須愛身保生三年之後共協時事此說重言不一言臨別握手更申申先尊府此志可質神明今日他人或可呶呶哀則決不如是矣哀之如是不如是於我無加損而不以先志相勵則他日此未免泚顙於泉下故如是奉說矣如何如何此書見答留付信便

而去如何如何極欲知之耳

又 戊戌八月

承慰承慰此間酬應漸煩甚不宜病人十九日自上諭春宮云某上來而予以病不得接見汝須開日開筵受業可也云云故將依爲之矣　上候昨日聞春宮所諭則似未免危境況傳聞之說則有難言者罔極罔極　書筵說話不無可聞而歸則紛然未暇録取故不得報知耳昨今連得春兄書已到燕岐地欲就近畿陳疏待　批而後入蓋爲尹疏也此報以尹疏固未入而更引前疏略自各或因今疏大槩而執說亦可云云未知如何

又 戊戌八月

昨暮甚有餘懷今日肅謝叅講而歸憊劣方臥耳講筵適當孟子盡心章其章下註程張所論理氣心性最精微難領會　春宮反復講問殊有傾聽之意講畢　令曰教誨至詳令人易解無任喜謝復有疑晦則後日當爲質問矣仍曰舊聞盛名願見之心甚切今日得見不勝幸甚云云今朝政院與講院通議將稟請所以處之之禮矣司鑰出來傳言自　上已令待之以賓客之禮故相拜如儀僕仍以伊川之說達曰人君之勢不患不尊只是人臣尊之太過以啓其驕心此言誠可受用請從今日依宋朝坐講云　春

宮即印可矣僕又達不當獨使臣坐上下番皆令坐講如何　春宮亦許之而不敢坐矣

又　戊戌八月

此以孫病憂煎度日一未相問此心耿耿如物在喉毛冠是丙申前餘件則尤有多少義情不覺涕下也前者尊叔矗以一件即當以此換着薄處當如戒也某兄前日所隨未知其自何來然不至舌人輩通慇懃者何害何害即見都令書令朝　上教曰箕踞見長者心甚未安故宋贊善一番相見後更未請見矣病勢如此不可等待平復矣明日食後入來之意通之云云不勝隕越今此　登對後難可再卜所宜言

若幸精思以示千萬之望

又 戊戌九月

侍奉如何昨日引對　上曰故判書金某在時予數數說及卿矣啓以今日時勢及　上意不能堅定執德不能純粹　上歎曰某在時每謂如此自其死後不復聞此語矣聽來不覺涕泗也今來踽踽無與論議及聞　聖教感愴悲疚終夜無眠晨起作此以道此懷聞之想一抆血也明日堂每反哭當抵鄰並而奮吉兄弟要與同宿恐不得相見也

又

每欲從容吐此悶迫而近日極被客擾未暇也形勢

蹤迹百無可堪者寧有一毫出意屢乞　不允則只有逃之一字而知舊則以逃爲不可哀意以爲如何或云三疏後呈單呈單後又疏或云疏至四五云或云當用劉子云此皆前所未諳者並望商示也前書云云雖在山裏猶欲知物論如何況此出來豈可憒然面墻耶今日無可商量故聊與哀侍議之耳

又　戊戌九月

病中且有兒子寒疾復爲外論所聒此數日來如坐烟窟中承此垂帖慰豁當如何比來以都憲吏貳兩易之故物論極其嗟惜一種之議以原任爲重以爲大錯又以爲可疑云故不得已露章自劾矣即者伏

見吏貳疏　批則似有未安之　教復欲陳乞而武兄以爲不可姑此泯默以待諸論之歸一矣諸人之從哀有說理勢之當然何足疑乎只是哀以守制之故不肯事事相告此亦不欲相累不敢數數往復耳何間下懷耶未前切欲相奉而未易圖可歎可歎

又

餞餘愴然拜領金疏未見原本第以大槩見之則有不可測者其疏昨朝呈院而日暮始聞甚矣聾瞽也父子斷除出入殊覺省事而此等處却被人相外始知斷出入是山林者事而若是仕宦人則甚不便也明欲以金疏拜疏乞歸耳今見一卿及仲初答右相

書皆謂不須芥意第廉隅所在烏可晏然也如此題目必為人所指議耳紙末稍有人事塲語句恐不宜如此也武仲明日入來此友來後凡百可議耳

又

新歲一番人事未免擾擾尚未出去戀恨常切即奉惠札慰瀉如何 鉄開始慮其漸大頗欲調停而力微不能又思之則此何等小事而調停二字甚大故不欲更置意間便没事矣大抵李承宣自發忿言之後諸議甚不韙之渠頗悔之云此當因其勢而利導彼此無大決裂則此正恰好道理若欲因此節上生枝則實浮蔑徒喜事手段也如何如何某事此豈敢忘

也只是日者一郎官遽欲處以臺閣以致僚議未安不復舉論耳鄙意將欲以內藝外潭待之未知恰當否禫中着白帽於古未考然末俗未得用黲制既着白笠則白帽亦恐無妨也前臘　筵上奏以因循之弊　上鈞某在時每如此何故壯歲遽死耶因歎息數聲矣此事恐遂湮沒亟記相報耳

又

面患不已達朝吟呻獲此小牘慰沃之深如病去身也昨於　召對未赴故已上引咎之章矣伸子云云來示當矣木丑云云此本不慣去年汝望令公欲與結婚問於我我答以譽之者比之顏曾毀之者以爲

跖蹻吾未有所處云云則望即拾之大抵吾家兄弟甚不韙之吾實無此意然一隊人極推之而吉又爲之立幟彼人終阻不得矣草兄明若赴政當首擬講官矣但未知渠肯來否渠極勸我上來而不來相助則不但甚矣哀須勸起如何勳都云云吾意正如此當亟移之多則不精者正吾意也近觀二郎一則太拘一則太博欲執二者之中而不可得蓋在我之權度不精而然也凡言速播之戒不勝瞿然此間他無親人只尊叔與從而已此路豈有播言之理也無録而入銓自是古規故欲申之於　楊前矣今日少輩之論則極以永爲遲且謂我無謀不疾引而自佐云

矣趙事來示然矣尹拯則從我之中此却可望故不欲其早發聲聞矣脚出門是易退之義欲其變通是欲盡其職之道恐並行而不悖也某兄必欲循常守古心竊病之今日事循守則決不可濟也凡此往復寧有透露之理急急收斂令兒子藏之在內籠中矣

又 己亥三月

纔見政目悲喜交至亟將以書言志而夜患癢亂餘氣甚苦未及如意茲蒙下狀甚慰此心疏單未知得失何居然既經吉祭則無復可執以辭之說朱子大全辭免類有免喪後數件文字依此爲疏似好矣聞吉祭在明又切愴然此非但病數心有所不樂者甚

多不知所出最是市南疏一出而此漢並案於衆口實情然矣不敢辭而甘受若因此脫歸則幸甚

又

昨奉深恨未罄早承來帖慰瀉無已此中意思漸不佳必發狂疾而後已市南每見如此多爲婉轉之說以慰之其情亦可憐也春兄書納去答一答鄙書者也蓋力量不足以爲此等事不宜深咎幸諒之如何此漢狹甚見渠輩欲連累此身不能平而有所云云此亦不是公心追思可愧也某兄書還之如何○舊郎二人先後來略言此事今因來示益令人極欲循墻而走耳居士之諭殊用駭歎左右本欲却步如永

則將待新判之出而擬郎永亦如此則事皆龐雜矣
尤不可輕易矣如何如何非唯姜憲聞左右陳劄云
尤甚難安欲出城外因欲陳情如何如何商示此等
宜密不宜郎當也○纔因大諫書聞　大內受鍼之
報來書細示驚慮何極出參班列諸公皆勸之而不
敢容易蓋完相不敢出謝則諸人指點必甚矣無已
則進詣　闕外依幕數數探候於內局無妨否今日
事一舉足皆爲矍咎用靜猶爲少過故如是矣

又

因循欲盡問書蘇慰五先生禮說未見其文豈因朱
子答潘子善不可用凶服亦皆吉服等語而轉成受

賀之說耶抑聞者誤傳耶須考禮說前集第二編如何如何我主朱子說而人則攻之其失在彼而不在此也有何自處之道耶程子欲去韋安道非正之事則令呂進伯不問而爲之事必當爲而人必不從則有如此處變之事不相議之憾亦見其惑也唯是此漢始坐於左右之疏終坐於天得之　啓極被睢盱苦事苦事昨政不敢與者亦以此也今日事不亦難乎不亦難乎卽丙

又

再奉示意此鄙見所不到者須更商處也如以厭避簒役見疑則亦不可說並入思量可也卽位時事朱

予只以吉服是非持兩端而已絕無受賀當否之意耳以朱子所不可言者脅持則何足動一髮耶程子云云唐人作韋安道傳以配食天地甚非禮也宋時亦因循程子使呂進伯去之曰愼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毋貽後患典寶不能相及願公勿疑聖賢於十分明白處則其剛斷如此矣只此○初政覆護近習如何此可論也如何如何

又

甫澤果似過多然不至大妨於農事矣唯是此漢因濕病加悶苦悶苦　誌文蓋是格外想是　國朝所無之事而尹蔡諸公在何敢一辭便承乎再　批只

云予意已諭於前疏卿其勿辭云耳迂相數日來連有往復大意勿以武侯輔後主爲心只勸　上親賢勸學鎮定浮論裁抑少輩等事耳然任此責者世自有其人此漢則卷而懷之可矣嶺外事聞之駭甚

又　癸丑四月

昨奉良荷只恨草草甚也此時書來殊慰此心耳第聞阿堵之證不輕奉慮無已醉仙之稱非我所創也故鄭爺德基每謂令爲真仙蓋歎宦情之少也其後則又託於沉冥故愚乃加之以醉矣以小疾服藥何害於白日冲天耶不然三神山藥物何必爲秦皇之所求耶好笑癸丑四月廿九日茅君洞主

又癸丑七月

兒子今朝西去夫皇蓋赴尹伯奮練也朱子大全眞朱子所謂好消息也以正平聰明知識苟於此得入頭處則上繼老先生大業何不可之有哉苟或不觸手而空還則此篋當有言矣○西行眞是首鼠兩端者可怕者人言故也

與李子輝 光稷 己亥十二月

此身本自多謗君又時時添補宜有慈心而青門不相見不堪脉脉之懷昨日惠札遞渡清漢追及高城離索之憂太半消磨也最是豚兒今雖帶去嘵嘵之談難保全無父子之運眞相關矣亦沒奈何耳廣興

丈來時不得告別茹恨在心相拜幸道達也子以亦然也千萬臨行不具

與李擇之　選　壬辰十二月

老先生道德學問宜爲百世師宗而門人弟子無足以承其緒餘者內外子姓可望者惟吾賢契若而人已晦翁嘗以盡獅與黃幹云願似他一吼百獸腦裂也老先生在世則盡獅之託想不在他人而今恨已矣然亦不妨爲活盡也願益勉旃僕荷相愛之勤妄言及此尤增慙悚歲行將盡惟冀承侍新頤益盡誠孝

又　癸巳三月

戀思春來尤切家弟歸得遠書喜知侍學之安勝信後想益珍健此中新寓中奉老粗遣救水其常固已任之只是山村僻靜或時終日看書眞箇分外清境也山裏無書冊程朱使事處考解無憑有時憤悶而起自恨前日不得從事於遷固之波瀾也別紙須與反復程伯子所謂必有益者眞不我欺也若然則不恨千里之阻面也

別紙

程子曰漢成帝夢上帝敗我灌龍淵打不過漢成以下十一字是何等語似出漢書本紀此原書幸考示或問於博極之人而録示也直不疑償金事義理如

何欲聞高論之如何耳

邯鄲之論石老嘗謂渠爲小人所謂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者也晦翁嘗言正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豈謂今日親見之耶楊儒道出不相逢然既見士友而去想傳此間論議矣鄙意亦不出此而如求一等義則道峰之配是也而求以利害則亦未十全如何如何

又 癸巳七月

連紙書自何來傳欣然披復幾至紙弊盖以義理相講今世絶不多也信後侍奉珍未方在何處尊大庭之逐實關運氣豈章子厚之所爲耶抑無乃吾友孝思弼中對人不覺有言或累於大庭雅量耶計必無

之而相愛之深自爾過慮也道峰享議雖發得早義理天下公物不妨公誦也盧相之配於圃退桐溪之配於一蠢人則無歧而今獨虢虢顧慮者抑所以知石老者淺耶然施爲欲作千鈞弩者卻堯夫豈欺我哉彼雖無言此當以有言商處何傷至於伯仲之論不勝紛然其欲捨伯取仲者似涉太苛而其曰仲之所爲伯未必不爲云則亦似太快盖此事當論其所已然而不當逆其所將然堯舜當孔子之時則必當爲孔子所爲之事然執此而曰孔子不賢於堯舜則豈可也哉人之所難無大於死然使華夷見貫日之誠天地知凌霜之節俾我三百年禮義之邦有辭於

天下後世者伊誰之功則必欲取捨者雖甚零零而
太無分別者亦非至當之論矣今若曰其心果無優
劣而所就則不無大小然低昂則可矣而去取則未
可云爾則似爲稱停之說矣未知如何至如所謂靜
菴不安於八十首相之右云者則其識見之卑陋甚
矣顏子三十歲一布衣也何故敢安於曾爲齊相之
鄒老之上耶可發一大笑也所諭劉丞相當作蘇丞
相恐失照勘也不疑事近日適有相似者故欲質其
是非來書所引朱子說明白痛快可爲好異求名之
戒也繼此有新得切乞相示以破聾聵也無緣奉際
不勝悵然

又 丙申五月

日者遠拜手書恭審侍歡吉慶周禮筆簇並受尤感即日諸履均善孤哀既經襄葬練事又過區區情禮更無所伸益自隕絕而已周禮坐臥翻閱只是心力昏短不能尋繹所謂運用天機者未由覿見自悼奈何比因嶺人缺白沙稟有前後本之異而所謂後本多後人竄改者云信否前本以柳相稱栗谷爲李文靖眞聖人之語爲失對云然否此語亦載此老所撰栗谷碑文而傍有手筆之評其意與前本所載大相反不勝惝駭可從本家考示此条否此条當在壬辰日録中矣○白沙以柳語爲失對者抑栗谷也碑文

評意則以爲若載此語則是栗谷反借重於柳相故欲去之云云此則甚推栗谷也碑本出自老先生方在鄙處手筆如昨何其前後異語也此事亦稟質尊庭以示也因尊表妹家得攷其稟如何若暫借送則尤善矣

又別紙　壬寅十月

誌文甚慮浮沉爲人所得故原本不上修以別紙大抵此文滄丈外雖一家人不可輕示也記昔戊戌冬偶及李判書時發碑文先大監諭以平適之功不當歸之玉城雞林最有力此事趙某實知之愚實矍然亟以書報李君美兄弟刊換其一款矣昨聞滄丈語

則有不然者心實愕然累日而不弛也幸從容於此文更以見示如何如何

又 甲辰十一月

自被洪學士論而洪亦被論蹤跡益不安朝貴一點墨上準劉元城例而一切不敢與今春心罔神喪一番妄言以重罪戾之後則尤甚其扃鐍矣中間迫於雙頭之問略破其戒而旋即悔之至於公擇及南宮則雖或有可報者而亦不至不可不報故因循至今然第也薦也而喜也憂也則自有油然不能已者矣昨者南宮又有書問則又念當初設限太狹太狹則不得不少寬故略有所言而時當某姪出塏之際故

全無倫序而並令有報於左右者未知南宮已如人意否某姪已矣其入地在廿六力疾往訣歸途疾加方此擁衾索汗矣來使忽以一桶緘封者投傳旣讀來札繼又焚油跽閱先狀以至雞戒而已隨事感傷自是老人之常況今悲淚何以勝枝平生警欵悅然再承未知此事屬辭之際何堪纂載之懷耶所託易名之狀雖極知不堪而回顧今世則其於先大監盛德略涉其流者恐無如此漢矣宜公擇之以是命之而此亦自知不能終辭也敢不唯命此數年來陡覺精力衰謝死是常理而惜乎無聞之爲可憐也最是朱子大全語類及經傳通解訛舛甚多吾東文獻如

退栗書亦多可讐者而世冗常多常患不專故已以家事盡傳諸豚兒自作粥飯僧已有日矣昨日歸自錦壙日理書册明日欲入報恩俗離山中爲歲前計歲時如或寒甚則亦不必出來矣其前兼有石室年譜白江大碑之役然大常之議正急則亦不無先後之序矣橐內所入一一檢領耳別紙亦謹悉彼時禮官是一切生面有何一句剩語只問告慶後當有科舉否自謂此問只尋常人事上話也昨於錦壙聞此問亦爲人疑怒云此心昏塞求其說而終不得也不臨筵云云是某兄說豈其對禮官時激於忠懇而不覺發之於口耶未可知也子輝久益懃渠當修史時

以書密請辛丑夏獨對說話不可無傳幸詳錄密示也此答謂無人致意於此而君獨如是然辛丑則雖曰獨對亦不至全無一人故不敢深言至於己亥聖考時則其說話終有不可泯滅者今因辛丑事比類而追記之亦史家一例也如以此爲不悖於義則當悉記兩件事追送云此書纔至其大府營下而遽聞其訃矣今來示所謂竟來云者恐本家不忍開視其書錯認而致誤高聽也然既言於子輝者何可秘於今日耶當於謚狀時並呈也雙頭纔復得書矣古今天下寧有却步而有悔者耶彼務爲悖倫之論者又何足深較也千萬曉燈被催只此

又別紙　乙巳三月

書札之斷不欲無事破戒故今亦不敢作也狀文草出已久而被舍兄取勘久不還今始取納如以送到大常爲急則須先淨寫以送而可行刪修處一一標示則謹當更竭其駑以爲定本耳年月以辛丑書者以此蹤跡不可以今日作　乙覽文字故也竊聞曾有人於筵中白金持憲事而竟奪於臺議反勘以不軌之目然鄙生平日蔑聞於先大監者熟矣故不敢孤負直書所聞未知如何如畏臺議刪去此數款則非吾之所敢知也竊惟吾友必知先志而默無一言於吾君也豈或有有待而然耶回教是望家狀

姑留以待日後勘訂耳來匣亦留擬爲往來山房之用矣家狀所無而妄添者幸加詳訂也亦以此請於春兄而不見許可歎草兄則坐忙未及示請耳

又 戊申

泉漳人自是漢官威儀雖大統已絕不害爲猶稱天復之爲可尚也朱子於綱目特著此今日不須助割正助閏之論也　聖考時則正是越豪吳手段與今日自別坡公曰其父殺人報仇其子行刼此可爲戒者耳

又 戊申十二月

日者猥陳許多　玉音方經營之際某兄遽進曰

先王同心同德之人若去則人心國勢更不可收拾云云未知今日所蒙　異數只不欲如某兄所憂耶抑眞欲信任耶此不能明知故尚此遲遲若如前段之說而已則終於昨者之決退而於聽聞實不好雖欲諱其迹而不可得也若然則無寧自此仍爲下去之爲愈也未知如何

又別紙　己酉二月

去冬宮村日問廣令云若令某兄而在則今日當如何教之廣令云今日之行猶且以爲晚矣此言誠是誠是自宮還歸之後則勢不得默默時以平日所聞於講論者發於前席雖一切見施猶齟齬無實況其

不然而又時有逕庭者耶然此則無害而欲爲節用愛民之政先爲下手於　御供則　聖上不以爲不可惟都中倖民怨謗朋興要以造言生事爲事士夫之倡而和之者亦甚多一身利害固是小事而憂及宗社顧不是大事耶鄙見如此故決意退去而眷兄之意則與之相左未知如何無與商量不勝悶鬱謹此仰稟耳

又己酉八月

聞將北去君親遠矣豈堪眷踽之懷遠行無所贐只誦儘把精神對北風之句爾前惠書久未報只以知我罪我勘破如何抑有所獻陰陽判背之際小踈則

太墜江流石不轉愚甚爲時人懼也尹以性兄弟以其忠孝家也甚相慕頃得其書則正如來疑有所奉答矣今茲呈納覽後還之如何大碑文字泚筆已久而輒不滿意旋卽抹去然匪久當淨寫以送第恐未及於行前也

又 庚戌二月

我在深山君處絶塞然驛路連蹄故再見來書而苦逕無人宜乎答疏之難憑也信後眠食如何惟以無恙爲企也此去冬宗姪客死於無人之境不免親往斂襲因患泄利危死者數矣今幸少安而非復曩時筋力矣奈何奈何以此意思躝跚尊先銘尚未易紙

計於日暖氣甦後始可修刪寄去矣別紙謹悉尹侍中祠宇以吳文襄而因請宣額此於事宜無可疑者金節齋無論他事使其不死則六尺紛必無恙豈不是忠義偉然之人歟皇甫公同受　顧命復與同死今日並享可謂宜矣其位次則同是平章而功亦相埒恐當以年歲先後爲定也如何如何宋泉谷之不祀誠是欠典然今亦未晚矣金將軍節義有功於東方豈特節齋之比哉況邊地所尚尤當在此也然既爲專祀則何必移安耶若與小功細節之人爲伍則不若合祀於節齋之下節齋以功將軍以節相媲而並享之爲愈也未知其祠在何許而專與並亦如何

千萬適冗略此○北路文獻無徵澤堂之記略備彼中細大幸須別加搜集爲一册以示如何

又 壬子九月

行旌漸遠謂不復相聞忽此書來如隕自天也此所苦向歇而阻食之症日甚至今凡七八日而不進一粒蓋胃先受傷本根無可恃者其危不可言矣退溪言行録搜上第編目未善蓋既謂之語録則當主於記其說話而今所記行實過半則非記言之體矣且第一卷既以嘉言爲大題目而列書所論理氣等以下則亦當於第二卷以粹行爲大題目而列書心法法言等以下矣今皆不然且於目録去嘉言而存粹

行則尤雜亂不齊整故嘗欲釐正別以退溪言行爲書名而未果焉幸於謄録時使之添刪梳洗如何如何松江日録窮搜不得豈其後孫鄭澥嘗來取歸耶當採問之矣鄭副學之宜配食一盞何待愚言之僭及耶其時守正立義當爲第一而其困欲不悔又一似劉元城今茲崇奉恐百世無異議也如何如何